

CCTV10

百家讲坛
LECTURE ROOM

千年一笔谈

钱斌◎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千年一笔谈

钱斌◎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始于1897

201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一笔谈/钱斌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2
(百家讲坛)

ISBN 978-7-100-08996-8

I. ①千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梦溪笔谈—研究
IV. ①Z429.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52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千年一笔谈

钱斌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8996-8

2012年4月第1版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3 1/4

定价: 29.00 元

感谢冯燕、李全举、李鹰、聂鸣、沈达、完权、王琼、王子瑞、杨兴斌等
为本书提供相关图片

目 录

第一讲 梦溪著述	1
第二讲 草根情结	21
第三讲 改历之争	41
第四讲 沧海桑田	61
第五讲 汴水留影	81
第六讲 地图瑰宝	101
第七讲 军史留名	119
第八讲 因病成医	139
第九讲 广陵绝响	159
第十讲 丰碑探秘	179
后记 走·路	1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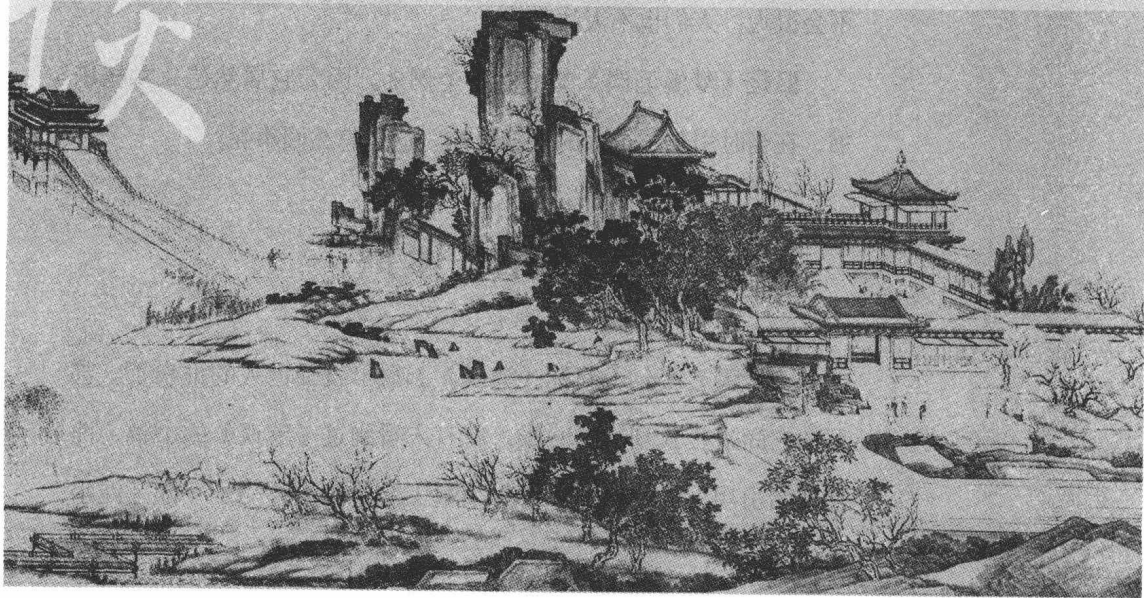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讲 梦溪著述

《梦溪笔谈》是怎样的一本书？

沈括只是一位科学家吗？

沈括为什么会写《梦溪笔谈》呢？

《梦溪笔谈》是在什么地方写成的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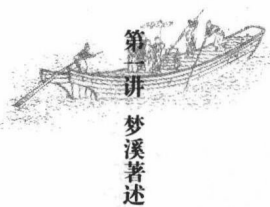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知道，《梦溪笔谈》是一本笔记体著作，成书于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，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。

什么是“笔记体著作”呢？这是古人的一种写作方式，就像记笔记那样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知所想都给写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写出来的书在内容上就会很庞杂，而且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非常琐碎。所以人们读这样的书，大多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或者是从里面找点八卦新闻之类的东西。这样的书，销量也不会很大，人们也不大注意它。

但是《梦溪笔谈》却绝对是个例外。因为它居然是一本畅销书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《梦溪笔谈》是怎样的一本书？

《梦溪笔谈》（简称《笔谈》）很早就受世人的推崇了。甚至在它尚未正式刊行的时候，就有人看到过《笔谈》的书稿，而且开始引用上面的材料。有一个叫王辟之的人，写了一部《澠水



燕谈录》，这是北宋笔记类作品的代表作之一。在书中，王辟之就多处引用了这部当时尚未正式刊行的著作。元祐二年（公元1087年），《梦溪笔谈》正式刊行，立马吸引了当时众多的士大夫和世家大族，他们争相购买、传阅。比沈括晚一代的张耒，是苏轼的门生，苏门四学士之一。他在读了《梦溪笔谈》以后就说，《笔谈》所载“殊有佳处”，意思是说书中有很多好的地方。苏轼与沈括素来不睦，他的学生能这么称赞《笔谈》，足以说明《梦溪笔谈》在当时的影响。所以，《笔谈》就成为当时的一本热门书，并且在畅销榜上流行了一百多年，一直到南宋的中叶。

我们这么说《梦溪笔谈》的畅销情况，有什么依据吗？

有。我们只要一条史料，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。

南宋乾道二年（公元1166年），扬州的知州要重建州学。建学校要钱呀，政府拨款又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决定印书，然后卖书赚钱，来补充经费的不足。他们进行了一番市场调研，决定刊印《梦溪笔谈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本畅销书，社会需求量很大，甚至连政府没钱了，也“往往贸易以充郡帑”，就是靠刊售《笔谈》来填补财政亏空的意思。因此，刊印这本书，可以获得“亡（无）穷之利”；又不要给作者稿费，所以很划算。而这个时候，离《梦溪笔谈》的问世已经近百年了。

一部书能赚这么多钱，能在畅销榜上流行一百多年，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。这不要说在古代，就是在当代，也算是个奇迹。

那么，《梦溪笔谈》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？

能够创造奇迹，是因为《梦溪笔谈》在内容上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，材料丰富，而又生动有趣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。

第一个例子，是发生在九百年前的一次“天外飞仙”事件。

《笔谈》是这么写的：

比沈括晚一代的张耒，是苏轼的门生，苏门四学士之一。他在读了《梦溪笔谈》以后就说，《笔谈》所载“殊有佳处”，意思是说书中有很多好的地方。

治平元年，常州日禺时，天有大声如雷，乃一大星，几如月，见于东南。少时而又震一声，移著西南。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，远近皆见，火光赫然照天，许氏藩篱皆为所焚。是时火息，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，极深，下视之，星在其中，荧荧然。良久渐暗，尚热不可近。又久之，发其窍，深三尺余，乃得一圆石，犹热，其大如拳，一头微锐，色如铁，重亦如之。

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有一天，快到中午了，人们突然听到天空中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。抬眼一望，只见一颗陨星出现在天空。这颗陨星像月亮一样大小，它带着尖锐的呼啸划过天际，然后轰的一声巨响坠落到地面。接着就是冲天大火，火光映照天空。在古代，陨星坠落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人们以为是天降灾祸。何况，这颗陨星又是呼啸，又是大火，更带着强烈的恐怖色彩。不过，好奇的人总还是有的。等到大火熄灭，就有人上前探看。在当时，这可是在“玩命”。地面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杯子口大小的洞。那颗陨星呢，正在里面熠熠发光呢。过了很久，陨星的光才暗下来，这些“探险家们”就去挖洞。谁想到陨星入地很深，人们一直挖了三尺深，才把它给挖了出来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人们才看清楚这个神秘而又有点恐怖的“天外飞仙”。这个天外来客经过长时间的星际旅行，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。它的个头已经很小，“其大如拳”，是椭圆形的；它的颜色黝黑，有点像铁，重量也和铁差不多。这次“天外飞仙”事件被《梦溪笔谈》客观地记录了下来，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对陨星的“科学描述”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

这次“天外飞仙”事件被《梦溪笔谈》客观地记录了下来，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对陨星的“科学描述”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

再来说说第二个例子。这个案例也是发生在九百年前，是一



个县官断案的故事。我们看看《笔谈》中的记载：

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，尝有殴人死者，处厚往验伤，以糟戴灰汤之类薄之，都无伤迹。有一老父求见曰：“邑之老书吏也，知验伤不见其迹，此易辨也，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，以水沃其尸，其迹必见。”处厚如其言，伤迹宛然。自此江、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。

有一次，县城里面有人打架斗殴，结果把一个人给打死了。出了人命，这可是大事情，县令就去查案。乍作用油脂和灰汤涂抹在尸体上，但都没有见到伤痕。没有伤痕，就没有证据；没有证据，又怎么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呢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县衙里面的一个老书吏站出来说：“大老爷不用为难，这件事其实很容易办到。到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，您叫人撑开一把新的红油伞，然后把尸体挪到伞下面，再把水浇到尸体上，把尸体弄干净，那些伤痕就一定会显现出来。”这算是什么办法呢？不过大家也实在没有别的方法，县令就命令仵作照老书吏所说的去做，那些伤处果然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。

这个老书吏所说的方法，有没有什么道理呢？有的。我们平常所见的太阳光，其实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混合而成的白光。在这种混合光下，伤处不容易分辨。新的红油伞的作用，就是从太阳光中滤取红色波段光，这种单色光可以提高伤处与周围皮肤的反衬度，从而达到验伤的目的。在法医科技不发达的古代，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有效的，当时江淮一带的官府就往往采用这个办法来验伤。

第三个例子，是一个军事秘密。

我们现在看一些文学作品，描写了古人偷袭敌军营寨的情况。一方军队乘着月夜，悄悄掩进到对方营寨附近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；对方毫无防备，仓促应战，结果大败溃逃。其实，在古代，这种偷袭敌军营寨的做法是很难成功的，因为对方可能远在哪里外就知道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古代士兵有一种装备，就是装箭用的箭袋。这种箭袋，有的是用牛皮做的。因为牛皮坚韧，所以做出来的箭袋是中空的，有点笨重。白天，士兵们用它来装箭矢；到了晚上，把箭倒出来，还可以放在头下做枕头。正是这个箭袋枕头，暴露了敌军的行藏。《梦溪笔谈》说，中空箭袋“虚能纳声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箭袋中空，就可以产生共振，把远处微弱的声音放大，甚至连几里外人马走动的声音都能听见。枕着箭袋睡觉的士兵，一听到声响有异，就会爬起来御敌。所以，有了这种装备，要想偷营拔寨而不被敌军知晓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像陨星坠落、红光验尸、中空箭袋这样的例子，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还有很多。《笔谈》涉及了政治经济、哲学历史、军事、科学技术，甚至音乐、诗歌、书画等各个学科领域，可以说，《梦溪笔谈》就是一部百科全书，它是反映北宋社会情况的全景式画卷，这为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梦溪笔谈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，记述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，而且有许多原创性的，甚至是领先当时世界的论述。中国影响世界的“四大发明”也有两大发明（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）出现在这本书当中。因此，《梦溪笔谈》就具有了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，——这一点特别为当代人所看重。

在《梦溪笔谈》成书以后，就开始有人研究这本书了。南宋

可以说，《梦溪笔谈》就是一部百科全书，它是反映北宋社会情况的全景式画卷，这为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。



的大思想家朱熹，明朝的大医学家李时珍，都曾经探讨和阐发过《笔谈》里面记载的一些内容。到了清朝，《梦溪笔谈》还被收录进《四库全书》子部，作为一本重要的古代典籍保存了下来。在上个世纪中叶，由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发轫，研究《梦溪笔谈》和它的作者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，被称为“梦学”。粗略算来，这门学问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。现在，“梦学”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的事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参与了进来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去揭示《梦溪笔谈》所反映的北宋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综合情况。

那么，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沈括只是一位科学家吗？

说起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沈括，在我们大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——他是一位科学家，而且可能还是一位很“牛”的科学家。不错，北宋时期的大多数自然科学门类，沈括都有所涉猎，并且颇有建树。就连后来的《宋史》上也说，沈括“于天文、方志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”这些学科门类，“无所不能”。一个人能在正史上留下“无所不能”四个字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可见，沈括全面的科学才能，在古代就是大家所公认的。所以，沈括不仅是一位科学家，而且是一位罕见的“科学

宋學士文正公像



沈括像

通才”。李约瑟甚至认为，他是“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”，意思是说，沈括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第一人，他把沈括给捧上了天。

但是，“科学家”的称谓对沈括显然是不够的。从对《梦溪笔谈》的研究来看，他在社会科学方面（如考据学、诗歌书画理论等）也是成就斐然，并不见得就比自然科学方面的弱；沈括做过三十年的官，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成员之一，因此他是一位政治家和一位改革家；沈括对国家经济的理论很有见地，可以说是一位经济学家；另外，他还参与了北宋的对外战争，颇有战功，可以说又是一位军事家；等等。所以，沈括不仅仅是一位“科学通才”，他还是一位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，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有成就的“稀世通才”。在世界历史上，能和他比肩的，恐怕只有亚里士多德、达·芬奇等寥寥几人而已。这是我们国人的骄傲。

一个人如此地学识渊博，如此地卓有建树，该怎么定义他呢？在我国古代，这样的人会被称为“杂家”。“杂家”这个称号，现在基本上是说一个人没什么专业，也没什么本事，什么都知道一点，但什么都不精通。然而在古代可不是这样，“杂家”是有着严格的定义的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，杂家“通众家之意，以见王者之化，无所不冠者也”，意思是说不仅要精通百家，而且要高于它们，这个要求是很高的。我国古代被称为杂家的，也不是很多。例如尸佼，他是战国时期鲁国人，大改革家商鞅的师傅，后人辑有《尸子》；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吕不韦和刘安。后来，随着各门学科越来越分化、细化，后世被称为“杂家”的人就更少了。沈括博学善文，艺通百门，当然是一位“杂家”。不仅如此，从现在的研究来看，沈括应该是古代“杂家”

所以，沈括不仅仅是一位“科学通才”，他还是一位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，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有成就的“稀世通才”。



沈括故居对联

中成就最大的一位。

九百多年前，沈括把他的全部智慧凝练于笔端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——《梦溪笔谈》。在沈括的故居有一副对联，是这样写的：沈酣于东海西湖南州北国之游梦里溪山尤壮丽，括囊乎天象地质人文物理之学笔端谈论自纵横。这是一副嵌字联，上联起始字是“沈”，下联起始字是“括”，把沈括的名字嵌了进去。上联概括了沈括“壮丽”的人生经历；下联描述的是沈括的学识特点，说他“括囊乎天象地质人文物理之学”，并且“纵横”笔端，创作了包罗万象的《梦溪笔谈》。

我们有一个疑问。人做事总会有个理由的，那么，沈括“纵横”笔端著述《笔谈》是为什么呢？他是为了求名，还是为了求利呢？

沈括为什么会写《梦溪笔谈》呢？

可能和大家想象的大不一样。沈括著述《笔谈》，既不是为了求名，更不是为了求利，而是迫于无奈，换句话说，他只是为了消遣。而且，沈括在写作的时候，固然是笔端“纵横”；但他写作时的心情，却绝对没有那么潇洒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

我们归纳了一下，沈括著述《梦溪笔谈》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仕途断绝。古代文人，遭到贬黜，然后著书立说，这倒不稀奇。二是家庭不睦。就是有人对沈括使出“家暴”，这在古代文人中，倒是有些稀奇了。

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原因：仕途断绝。

沈括生平有两次入仕的经历。第一次，他到沭阳县当了个主簿（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），后来又代理了县令之职。不过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在宋朝，不参加科举可是没有发展前途的。于是，沈括就辞了职，回去“考功名”。等到他考取进士，再次入仕，已经三十岁了。可是不久，母亲去世，他又回家“丁忧”（守孝），这就又耽误了三年。结果直到四十岁，沈括才真正仕途起步，这算是比较晚的了。

然而有才能的人，终究会显现出来，沈括就是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类。他的政治才干和专业技能，很快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。四年之后，他就从一个昭文馆小秘书，一跃而成为朝廷重臣，做了三司使（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发改委主任），成为北宋升职最快的官吏之一。三司使又被称为“计相”，主持国家的财政和经济政策。史书上说，在当时，朝廷所有的政策措施，“巨细括莫不预”，也就是没有沈括不参与的。这时的沈括可谓



权势赫赫，风光一时，到了他仕途生涯的顶峰。

但是，沈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当时新旧两党的争斗之中。北宋神宗朝是党争非常激烈的年代。沈括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，王安石的“新法”，很多是沈括负责起草和制订的；这样，不管沈括自己愿意不愿意，他都被认为是新党的重要成员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政敌们（主要是反对变法的旧党分子）指责王安石在朝中培植亲信，有“亲党”三十人，而沈括名列第十五。因此沈括也就成为旧党打击的重要目标，他们想方设法要搞掉沈括。当然，他们打击沈括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是要打击王安石。旧党的方法，是剪除羽翼，孤立王安石，最终达到推倒“新法”的目的。不过，只要王安石不倒，就能“罩”着沈括，加上神宗也蛮欣赏他，所以沈括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王安石被罢相，沈括的厄运就来了。王安石被罢相后仅一年，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，沈括就被贬到宣州去做了一个地方官。这个时候的沈括，“官梦”还没有醒。他觉得，虽然王安石被罢相，这个“保护伞”没了，但还有宋神宗这个更大的“保护伞”在呀。旧党攻击他、排挤他，但只要神宗这把“大伞”还在，他终究会有出头之日的，他还可以东山再起。

沈括看得很准，神宗心里还是记着他的。三年之后，到了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沈括四十九岁的时候，他又被神宗重新启用，被任命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（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区司令员），负责对西夏的防务。当时北宋和西夏关系紧张，这个任命说明皇帝对他还是蛮信任的。又蒙皇恩，沈括非常兴奋，他整饬军务，巩固边防。闲暇之时，居然还发挥音乐才能，创作了几十首流行歌曲，给士兵们做军歌，来鼓舞士气。

元丰四年（公元1081年），西夏国发生政变。西夏的小皇帝秉常，要向执政的母亲梁氏讨回权力。支持皇帝的帝党和支持太后的后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斗争的结果，梁氏幽禁了秉常。这次政变，导致西夏“国内大乱”，政局不稳。对北宋朝廷来说，这可是天赐良机。神宗决定出兵，找了一个讨伐梁太后的借口，要一举荡平西夏。北宋出兵五路，浩浩荡荡开赴前线。五路大军有胜有负，但是沈括所属的部队取得了重要胜利，这使得北宋处于对西夏的战略优势。因之，沈括受到朝廷嘉奖，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二月，他由龙图阁待制升为龙图阁直学士。宋朝的龙图阁学士是一种荣誉称号，有点像现在的中央政治局，分为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、直阁等几等。大名鼎鼎的包拯，就是龙图阁直学士。沈括这时候大体上是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了。对于沈括来说，他终于重回政界高层，仕途之路终于又重现光明了。

但是不久，命运就和沈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八月，前敌将军徐禧不受指挥，坚持选择永乐（今陕西米脂）筑城固守。永乐处在北宋和西夏交界处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但是城中缺少水源，在军事上属“必死之地”，所以遭到西夏大军的断水围攻。这个战役有点像三国时期马谡“失街亭”故事的翻版，不过徐禧可没有马谡那么幸运，他没有冲出来，结果战死沙场。此战损失军士2万，民夫无算，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。这还不是主要的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战役的失败，使得平灭西夏、重新统一的大好形势被彻底葬送。

战后追究责任，沈括倒没有直接责任，因为指挥作战的不是他。但沈括毕竟负有领导责任——谁叫你是头儿呢？再有，这样的惨败，神宗总得对臣民们有个说法。他需要一个替罪羊，来承